

女神、未亡人、娼妇：

论松本清张《红签》中被建构的伦理身份

Goddess, widow, whore: The Ethical Identity Constructed  
in Seicho Matsumoto's *The Red Lottery*

曹雅洁 (Cao Yajie) 波瀾刚 (Namigata Tsuyoshi)

**内容摘要：**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解读松本清张的小说《红签》可以发现，塚西夫人伦理身份的三次转变来源于末森和楠田两名将军的主观建构，这三次建构过程是他们对夫人的欲望被“掩盖—克制—赤裸裸地表现”的过程。塚西夫人伦理身份逐渐“被堕落”的内部原因为两名军官的伦理选择，外部原因为“男性神话”价值观盛行的伦理环境。在二人的伦理选择中，塚西夫人从未被当作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对待，而仅作为被注视的对象出现，这导致了塚西夫人的悲剧性结局。《红签》中关于“沉默”女性的悲剧书写既是对“男性神话”价值观的有力批判，也是对女性运动逐渐发展的社会趋势的有效响应。

**关键词：**《红签》；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伦理环境

**作者简介：**曹雅洁，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日本国立九州大学大学院地球社会统合科学府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日本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波瀾刚，日本国立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教授，日本筑波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日本文学与文化研究。

**Title:** Goddess, widow, whore: The Ethical Identity Constructed in Seicho Matsumoto's *The Red Lottery*

**Abstract:**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icho Matsumoto's *The Red Lotte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we can find that, the three different ethical identities of Mrs. Tsukanishi were constructed by Suemori and Kusuda. Those constructions reflected the processes of their “masking-restraint-naked performance” of their desires for the lady. The internal reason for Mrs. Tsukanishi's ethical identity to be “fallen” is the ethical choice of the two officers, and the external reason is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values of “male myth” prevail. In the ethical choice of the two men, Mrs. Tsukanishi has never been treated as an individual with independent will, but only as an object of being watched, which leads to her tragic ending. The tragic writing about “silent” women

in *The Red Lottery* not only criticized the values of “male myth” from the positive side, but also responded to the social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from the negative side.

**Key words:** *The Red Lottery*;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ethical environment

**Author:** **Cao Yajie**, Ph.D. candidate at Graduate School of Integrated Sciences for Global Society, Kyushu University (Fukuoka, Japan),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sooyaketsu@163.com). **Tsuyoshi Namigata**, Ph.D. of Tsukuba University, is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Kyushu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the field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tnamigata@scs.kyushu-u.ac.jp).

日本作家松本清张（Secho Matsumoto, 1909-1992）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活跃于日本文坛，其作品“兼具揭露个人罪恶和组织罪恶的双重性”，“具有强烈的体制批判特征”（平野谦 212-213）<sup>1</sup>。松本曾坦言其文学创作深受木村毅（Ki Kimura）的著作《小说研究十六讲》（『小説研究十六講』，1925）的影响。<sup>2</sup>该书主张，“但凡大作，必定包含着伦理价值”（木村毅 25），“（小说）题材是一张白纸，但最终却会染上道德或非道德的色彩，这完全取决于作者的方法。伦理批判就潜藏在这一方法中”（木村毅 123）。显然，该论旨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观点“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方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聂珍钊 13）有着一致内涵。松本一生创作了数百部小说，其作品中的“社会性”正是通过伦理书写的方式才得以彰显。所以，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从伦理视角剖析松本的小说更能够呈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挖掘作品的伦理价值。

《红签》（『赤いくじ』）发表于 1955 年，是松本文学创作初期的重要作品。然而，由于故事背景为战败前后的日本殖民地南朝鲜，日本学界通常仅将其

1 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2 松本在《实感的人生论》（『実感的人生論』，1962）、《探求叶脉的人——木村毅氏和我》（『葉脈探求の人——木村毅氏と私』，1979）、《半生记》（『半生の記』，1963）等文中多次提及。

置于“返迁文学”<sup>1</sup>的视野下展开讨论<sup>2</sup>，忽视了该小说批判个人和组织罪恶的主旨，以及其中蕴含的作者对于写作当下日本社会动向的隐喻。本文紧扣小说中末森和楠田两名将军对塚西夫人的情感这一伦理主线，剖析他们建构夫人伦理身份的过程及原因，继而阐明作者松本透过作品所要表达的伦理批判意图。

### 一、从“女神”到“娼妇”：夫人被建构的伦理身份

《红签》讲述了驻朝军官末森和楠田倾心于塚西夫人（以下简称夫人）并为之展开竞争，最终在欲望和嫉妒的驱使下反目成仇的故事。“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 263）。考察《红签》中夫人的伦理身份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明显的读者认知与人物认知之间的差异。

第三人称叙述者在夫人登场之初便指出她的伦理身份是“一位出征军人的妻子”（191）<sup>3</sup>，这一表述同时涵盖了夫人的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并以“讲述者=旁观者”的叙述姿态令读者对该身份予以认同。然而，在此后的故事展开中，夫人的伦理身份发生了转变。但，这些转变并非夫人自身伦理选择的结果，而仅发生在两名军官的意识之中，即夫人伦理身份的转变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源于他人意识中的主观建构。笔者试图将这种并非源于自我选择、仅存在于他者意识中的伦理身份称为被建构的伦理身份。被建构的伦理身份是虚拟的、非真实的伦理身份，其产生主要源于建构者在特定伦理环境下基于伦理意识做出的伦理选择。在小说中，两名军官意识中对夫人伦理身份的建构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夫人的伦理身份被二人建构为“女神”。军医末森初见夫人是由于某日半夜为其出诊，他觉得夫人“简直美得不可方物”（194）。此后，他充分利用医生身份，即使在夫人已无需继续接受治疗的情况下，仍以复查为由登门探望。参谋长楠田在见到夫人后的感受与末森相同。为接近心中的

1 日语为“引揚げ文学”。“引揚げ”指二战后，日本从（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太平洋诸岛等原日属殖民地撤离普通日本国民这一事件。

2 南富镇（Bujin Num）在《文学的殖民地主义——近代朝鲜的风景和记忆》（『文学の植民地主義——近代朝鮮の風景と記憶』，2006）中，依据松本清张本人的在朝经历，认为该作品是松本对自身“殖民地体验”的表达；新城郁夫（Ikuo Sinjyo）在《转移的“胜者欲望”——读松本清张的〈红签〉》（「移転する「勝者の欲望」——松本清張『赤いくじ』を読む」，2005）中提出相反意见，认为作者本人绝不是将其仅仅作为回忆”而创作，而是“表达了一种不想‘返迁’、试图回归战时的态度；久保田裕子（Yuko Kubota）在《对返迁记忆的表达与隐藏——论松本清张的〈红签〉》（「引揚げの記憶を表象／隠蔽すること——松本清張『赤いくじ』論」，2016）中指出，该小说作为一部“返迁文学”作品，不仅描写了日本、美国、朝鲜之间的较量和返迁后女性的遭遇，还对战后日本主流舆论进行了反思。这些舆论忽视了日本军方在战时的“加害者”身份，而一味强调普通日本国民在战败后的“受害者”身份。

3 本文中相关作品引文均出自松本清张短篇作品集《某〈小仓日记〉传》（左汉卿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女神”，他利用自己的参谋长身份，要求警察局成立由日本妇女组成的民间防卫班，并主张由夫人出任会长。至此，二人分别将自己与夫人置于“医生—病人”、“参谋长—会长”的伦理关系之中，并由此获得持续拜访夫人的机会。一方面，受本能欲望驱使，他们假借名目对夫人展开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夫人的伦理身份被二人建构为“女神”，他们不允许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玷污夫人，否则就是触犯了亵渎神灵的伦理禁忌。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他们虽对夫人抱有本能欲望，但夫人的高贵气质和美丽容貌令他们自己和夫人有如云泥之别。所以，本能欲望为强大的理性意志所控制，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未察觉到内心的波动。换言之，欲望被深深掩盖。

在第二阶段，夫人的伦理身份被二人建构为“未亡人”。在与两名军官的交谈中，夫人提及丈夫半年前被派往南洋战场且至今杳无音讯一事。深知战况凶险的军官们猜测夫人的丈夫“十有八九是遇难了”（208）。尽管二人无法证实夫人的丈夫是否已经战死，但“可能战死”的事实无疑刺激了军官本能欲望的恣意释放，由此，他们做出伦理选择——将夫人看成无需再为丈夫坚守贞操的未亡人，心中的“邪念”也随之迸发——末森的“想法开始动摇”（208）；楠田的内心被勾起了“某种可耻的念头”（209）。这种无疑体现了二人理性意志的败退和自由意志的抬头。初识夫人时，出于对伦理禁忌的强烈畏惧，二人的自由意志——对夫人的欲望——被隐藏在意识深处，而将夫人看成是未亡人之后，这种自由意志开始不断膨胀，但仍处于理性意志的可控范围之内，故而此时的二人尚能抑制住内心的邪念，“让自己清醒过来”（209）。

在第三阶段，夫人的伦理身份被二人建构为“娼妇”。这与小说中十分重要的伦理结——抽签事件——息息相关。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得知战败消息并听说美军即将进驻京城（现首尔）之后，军官们的内心中满恐慌。他们决定通过抽签方式选出二十名日本妇女作为慰安妇献给美军。夫人不幸抽中红签，意味着她被选中成为慰安妇。从看到夫人手中的红签那一刻起，在两名军官的意识中，夫人“未亡人”的身份土崩瓦解。她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女神，亦不再是战友的未亡人。由于抽中红签，在二人的意识中，夫人“堕落为娼妇”（224），成为可以任由他们发泄欲望的对象。这无疑为他们毫不掩饰地“垂涎夫人的美貌”（225），自由地宣泄自由意志，提供了看似合理的依据。至此，二人的理性意志彻底沉沦于自由意志之下。

两名军官对夫人伦理身份的三次建构呈现出他们对夫人的欲望被“掩盖—克制—赤裸裸地表现”的过程。当二人将夫人的伦理身份建构为“女神”时，对神灵的精神崇拜令他们未能意识到内心潜藏的欲望；当二人将夫人的伦理身份建构为“未亡人”时，他们的邪念蠢蠢欲动，但仍能为理性意志所约束；当二人将夫人的伦理身份建构为“娼妇”时，他们便赤裸裸地任由欲

望控制自己。

## 二、从“理想家园”到“胜者欲望”：军官的伦理选择

两名军官对夫人伦理身份的主观建构是二人基于自身伦理身份进行伦理选择的结果，他们的数次伦理选择导致了夫人被建构的伦理身份逐渐“被堕落”。二人具有相似的伦理身份（高级军官），并处于相似的伦理环境（海外征战）中，所以在面对夫人时做出了相似的伦理选择。

首先，二人对夫人“女神”身份的建构是在思念故乡的伦理情感作用下做出的伦理选择，这种情感在数次造访夫人的“客厅”之后得以释放和强化。因此，在探讨夫人的伦理身份被建构成“女神”的原因时，对夫人“客厅”的考察不可或缺。

塚西夫人的“客厅”是和式风格，约有八张席大，十分雅致。（……）地板上摆放着工笔画，栖凤轴以及随意而又不失雅致的秋菊花艺；一旁书架上的琉璃箱里放置着精巧的人偶和外匣雕有花鸟图案的书籍。每一件物品都让参谋长和军医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日式优雅。壁龕上那把盖着赤鹿花纹绢布的箏为整个客厅增添了几分高贵之感。（202-203）

叙述者不遗余力地描述军官眼中的夫人家的和式客厅，这暗示了两名军官对夫人的欲望不仅源于其美貌，还源于“对她‘和式房屋’的向往”（久保田裕子 65）。一方面，二人离家数年，末森在南洋死里逃生，楠田在中国长期作战，他们的内心充满着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末森与夫人一起回忆东京街景时不由感慨：“真是令人怀念啊”（207）。另一方面，夫人的西方素养恰好贴合经过明治维新西化后的日本社会的价值取向。听闻夫人毕业于东京一所知名英语教育学校后，楠田请求夫人为其朗诵英文诗，此后还向兵团长夸赞起夫人的西方素养。对此，日本史研究者 Jordan Sand 解释道：“由于 19 世纪通过征服和殖民地化的领土扩张大多由欧洲国家完成，因此当日本成为殖民势力时，无论是对殖民地的支配方式还是夸示帝国物质形态的方式都循欧洲先例而来。简单地说，明治时期被输入‘西化’的日本精英又在输出‘西化’”（Jordan Sand 4）。兼具日本气质和西方素养的夫人正是当时日本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典型代表。因此，拜访在和式房屋中生活的、具有西方素养的夫人，寄托着两名军官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对二人而言，夫人“宛如梦中殿堂”（203）般的客厅是他们暂时忘却战争，回到记忆中故乡的理想化空间，居住在其中的夫人便是这种理想家园的具象化体现。

其次，二人对夫人“未亡人”的伦理身份建构是自由意志膨胀的产物。在南洋，末森“视女人为玩物”（195）；在中国，楠田“见识过胜者的欲望”（214），这些经历是二人自由意志曾脱离理性意志束缚的证明，同时也成为

刺激他们可能再次做出非理性伦理选择的诱导因素。在得知夫人的丈夫杳无音信之后，二人意识中一度被“女神”光芒所掩盖的自由意志开始挣脱理性意志的束缚，急剧膨胀。但是，就在二人起了“卑劣的想法”（208）和“羞耻的念头”（209）时，夫人良好的西方素养促使二人理性意志回归。一方面，夫人向军官吐露自己倾心于玛丽·洛朗森（Marie Laurencin）的绘画。她认为，尽管洛朗森的绘画技巧略显稚嫩，但其作品给人“一种梦幻的感觉”（208）。而这种似真亦幻、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幻感恰恰是此前两名军官对夫人情感的写照，唤起军官对夫人最初的崇拜；其次，夫人向军官朗诵题为《向日葵》（Ah, Sunflower）的诗歌，诗歌表达了人们对理想之国的追求，军官也“理解了诗中的情感”（210），这正契合了他们自身对故乡这一理想家园的思念之情。在与夫人的共情中，二人脑海中曾将夫人看作“理想家园”的记忆被唤醒，从而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堕落。尽管最终理性意志占据上风，二人保持住了对夫人的推崇之情，做出了符合道德规范的伦理选择，但这一过程中充斥着理性意志与非理性意志的斗争。

最后，二人对夫人“娼妇”身份的建构是面对战败非理性意志完全失控导致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做出了两次伦理选择。其一，面对战败局面，作为日本军官，正确的伦理选择应为认清自身罪恶，接受法庭审判。然而，见识过“胜者欲望”的他们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取悦美国士兵”（217），放纵自由意志演变成“损人利己式自我保全”的非理性意志，并以“组织抽签”这一非理性行为表现出来，还以“防止其他妇女遭受意外伤害”（217）这一说辞来掩盖其行为的非道德性和他们企图逃避战争惩罚的真实目的。在“牺牲妇女保全自我”的非理性意志的作用下，两名军官完全忘记了心中曾经的“女神”也会被列入慰安妇候选人之列。二人非理性的伦理选择最终导致夫人沦为“娼妇”。其二，在驻朝日军和日本人撤离朝鲜的过程中，两名军官又做出了第二次错误的伦理选择。身为军人，他们理应肩负起护送同胞安全返回日本的重任，然而二人却垂涎于夫人美貌，伺机放纵自由意志。末森诱骗夫人，意图凌辱；楠田妒火中烧，以“末森逃跑”（225）为由领兵搜捕。二人的非理性行为造成了他们悲剧性的人生结局——楠田被末森击毙，而末森成为企图强奸同胞并杀害同僚的逃兵，并最终自杀。可以说，楠田的被杀，以及末森的杀人和自杀均为二人连续做出错误伦理选择的结果。

### 三、“男性神话”价值观盛行的伦理环境

作者松本曾在战败前被强制服役于南朝鲜，他坦言《红签》的构思来源于其自身经历<sup>1</sup>。松本将该经历于十年之后写进小说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在20世纪五十年代的日本，国内经济高度增长，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松本注意

1 松本于《松本清張全集》第35卷《后记》（『あとがき』，1974）、自传体小说《半生记》（『半生の記』，1963）等文章中均有提及。

到主流舆论中的“日本国民受害者”言论，故而试图通过小说揭露逐渐被“明亮的战后”所遗忘的“黑暗过去”，并以此嘲弄当权者的自私与无情。其二，结合小说中以及小说创作时的伦理环境，文中对驻朝日本军官抽选慰安妇行为的描述极具现实指向性。军官们的伦理选择一方面与他们体验过的“胜者欲望”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还投射出“男性神话”价值观盛行的伦理环境。

所谓“男性神话”是指“有必要对男性士兵进行性慰安”（平井和子 220）这一认知。平井和子（2014）在《日本占领与性——美军、买卖春与日本女性》（『日本占領とジェンダー——米軍・売買春と日本女性たち』）中提到，二战时期日本陆军中尉早尾在一份题为《战场上的特殊现象及其对策》（『戦場ニ於ケル特殊現象ト其対策』）的报告中指出“性满足有利于提升军队士气和皇军威严”，并通过实例对当时设置的“慰安妇”制度表示肯定（平井和子 217）。显然，男性被“神话”的同时，女性势必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沉默”。

首先，此处的“沉默”并非等同于不发声，而是指在叙述策略中对女性自我意识描写的缺失。小说中夫人始终处于他者的视线之下，只作为被注视者出现。尽管小说以第三人称视角展开，然而在对夫人的描述上却采取了完全依凭两名军官的观察、想象来构筑人物形象的叙述策略。可以说，作为女主人公，夫人是缺乏自我意识、形象单薄且片面的。对于军官的到访要求，以及到访过程中的细节描写，叙述者均忽略了对夫人意愿和想法的关照，采取让夫人“沉默”配合的策略。此外，夫人对于二人的物质馈赠也是被动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给塚西夫人任何拒绝的机会”（204）。这种叙述策略使小说中的夫人形象与军官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体现了男权社会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自我意识被忽视的社会现实。

其次，女性的“沉默”还来源于为男性所掌控的社会的刻意隐瞒。在小说中，由于军官们的刻意欺瞒，夫人无从知晓组织抽签的真实目的和抽中红签的真实含义。事实上，松本对抽签事件的书写极具现实指向性——战败后仅一周，日本警视厅便授意筹备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简称 RAA），并大肆宣传其宗旨是“为了保护四千万大和抚子<sup>1</sup>的纯洁”（平井 30），这些宣传与小说中军官们的言行如出一辙。尽管 RAA 于 1946 年解散，日本女性在进入 50 年代后逐渐登上社会舞台，但“男性神话”价值观依然普遍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1953 年 7 月的《福生新闻》（『福生新聞』）上，有文章呼吁“希望美军从本国派遣慰安妇”；1953 年 2 月的参议院会议上，出现了“希望美军从本国派遣女性以解决性需求，不再蹂躏日本女性”等呼声（平井 221）。种种声音背后均体现出“有必要对男性士兵进行性慰安”这一价值判断。

松本就是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下创作了《红签》，不仅揭露了日本权力阶层的自私与无情，还映射了战时至战败初期伦理环境下的“男性神话”和女

1 “大和抚子”为旧时对日本女性的美称。

性悲哀。以夫人的遭遇批判了战时乃至战后盛行于日本社会的“男性神话”价值观；以夫人的“沉默”揭示出日本女性在该价值观影响下被注视、被定义、被建构伦理身份的社会现实。在小说中，末森和楠田对塚西夫人伦理身份的三次恣意建构反映出他们在不同阶段的伦理选择。在二人的伦理选择中，夫人从未被看作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而仅作为被注视的对象，被定义和被建构，这种不平等的对话关系导致了夫人的悲剧结局。与此同时，“沉默”的女性这一书写方式一方面在行文中隐藏夫人的真实伦理身份，有利于两名军官对其虚拟伦理身份的建构；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夫人这一被注视、被建构伦理身份者的悲剧色彩。

“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 14）。《红签》创作于 1955 年，正值日本女性运动开始发展，女性逐渐登上社会舞台的时代。尽管她们在“探索新的方向，确立走向幸福的目标”（石垣绫子 61），但在“男性神话”价值观的桎梏下，日本社会的女性运动依然任重而道远。《红签》中关于“沉默”女性的悲剧书写，既是对“男性神话”价值观的有力批判，也是对女性运动逐渐发展的社会趋势的有效响应。

### Works Cited

- 南富鎮：『文学の植民地主義——近代朝鮮の風景と記憶』。京都：世界思想社，2006 年。  
[Bujin Nam. *Colonialism in Literature: the Scenery and Memory in Modern Korea*. Kyoto: Sekaishissha, 2006.]
- 新城郁夫：「移転する『勝者の欲望』——松本清張『赤いくじ』を読む」，『現代思想』33(3) (2015): 140–153。  
[Ikko Sinjo. “Moving of the ‘Winner’s Desire’: Analysis of *The Red Lottery*.” *Modern Thought* 33(3) (2015): 140-153.]
- ジョルダン・サンド：『帝国日本の生活空間』，天内大樹訳。東京：岩波書店，2015 年。  
[Jordan Sand. *Living Space of Imperial Japan*. Trans. Daiki Amanai. Tokyo: Iwanamisyoten, 2015.]
- 平井和子：『日本占領とジェンダー——米軍・売買春と日本女性たち』。東京：有志舎，2014 年。  
[Kazuko Hirai. *Occupied Japan and Gender: American Army, prostitution and whoring and Japanese Women*. Tokyo: Yushisha, 2014.]
- 平野謙：『平野謙全集第 9 巻』。東京：新潮社，1975 年。  
[Ken Hirano. *Complete Works of Ken Hirano, Vol.9*. Tokyo: Shinchosha, 1975.]
- 木村毅：『小説研究十六講』。東京：新潮社，1925 年。  
[Ki Kimura. *16 Courses of Novel Studies*. Tokyo: Shinchosha, 1925.]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石垣綾子：「女性解放を阻むもの」，『婦人公論』8(1955)：61-68。

[Ryoko Ishigaki. "What prevents women from liberation." *Fujinkoron* 40(4)(1955):61-68.]

松本清張：《某く小倉日記>传》，左汉卿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Secho Matsumoto. *A "Kokura Diary" Den*. Trans. Zuo Hanqing etc.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7.]

久保田裕子：「引揚げの記憶を表象／隠蔽すること——松本清張『赤いくじ』論」，『松本清張研究』17(2016)：63-76。

[Yuko Kubota. "Symbol and Hiding of Repatriation: Analysis of *The Red Lottery*." *Secho Matsumoto Studies* 17 (2016): 63-76.]